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常言道

第九回 施利仁重富貴甘心受辱 墨用繩賣聰明當面倒霉

《西江月》：只道才酣學飽，誰知棹景捕風。嘮叨滿口逞豪雄，要把臉皮斷送。一己聰明有限，萬般事業無窮。縱然超拔算精通，莫向人前賣弄。

卻說錢士命殺了邛詭，路過走熱路，遇見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心上慾火騰騰，一雙黑眼烏珠射定，又不好下手，心亂如麻，只得勒馬回家，草草把這些魔倒人馬，論功行賞。施利仁在路上看見他的情形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一到家遂上前問道：「將軍，你又有什麼心事麼？」錢士命道：「你曉得我有什麼心事？」施利仁道：「將軍若不嫌粗俗，情願喚來服事將軍。」錢士命道：「喚那一個來？」施利仁道：「就是走熱路上見的那女子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你認得他，喚得他來麼？」施利仁道：「認得，認得。惟小的可以喚得他來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果然麼？」施利仁道：「小的怎敢撒謊。」錢士命道：「如此，還是備車備轎。」施利仁道：「將軍現成有馬，何用車轎。」錢士命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施利仁遂牽了拂怕玉馬，興匆匆去喚那女子。你道那女子是誰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施利仁的妻子。他母家姓軒，口音有些帶格，因幼時頭上生滿蠟痢瘡，因此叫做軒格蠟娘娘，遠近馳名，年紀正在妙齡。錢士命認得了施利仁後，貴人不踏賤地，雖曉得他住在走熱路上，從來沒有到過他家中，所以非但這個女子沒有見過，連他家的門兒也不認得。他家的門兒朝東，在走熱路右首，居常門兒半開，裡面一個坐地，名曰「逢城廬」。壁間擺一架檯楮木圍屏，名曰「檯屏」。屏上畫幾只鳳，躲在牡丹花上，美其名謂之牡丹穿花鳳，其實叫做棲鳳富貴。兩旁掛副對聯，上聯寫著「世情看冷暖」，下聯寫著「人面逐高低」。靠屏擺只赤戲台，左右擺著幾只畫椅。後面一大間叫做斂間，斂間進去，就是他家的臥房了。那時，施利仁奉錢士命的命，帶了馬，來到自己家中，把馬拴住，一逕至斂間裡來。剛值軒格蠟娘娘步出房門，施利仁道：「你方才在門首可曾看見威威武武的一起人馬內，這位錢將軍麼？」軒格蠟娘娘道：「這樣人物看得人眼兒都紅了，怎麼不看見。」施利仁道：「快些上馬，錢將軍叫你到他家裡去走走。」軒格蠟娘娘道：「他叫我去做什麼？」施利仁道：「知道做什麼，無非服事服事而已。他家有個金銀錢，是否騙了他的回來。馬在外面，你騎了先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軒格蠟娘娘便往外就走，施利仁道：「轉來，你去便去，錢將軍不比等閒，須要小心服事這位大官人的嘍。」那軒格蠟娘娘乃笑吟吟的答道：「不勞吩咐。」遂跨上拂怕玉馬，自騎馬，自喝道，從走熱路，一逕往錢士命家去了。正是：貴人抬眼看，便是福星臨。

其時，錢士命正在自室中思想：「看見天色將晚，為何施利仁去了不見回音。」忽見眭炎、馮世進來報道：「外面有個女子，騎著將軍的馬，要見將軍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不要聲張，你收管好馬匹，悄悄引他到這裡來。」眭炎、馮世出去後，不多時，但見這位娘娘輕輕挨進門來，自己掇了一條雕凳，傍在稱孤椅旁邊坐下。錢士命見了，真如牛奶奶忽浴，滿身酥，便挽手問道：「寶貝，尊姓？」那娘娘道：「識姓可以同居。你姓也不曉得我的，我不好住在這裡，我自去了。」便欲立起身來就走，錢士命連忙攔住道：「你說與我聽，我自然曉得了。」

那娘娘便裝出板板六十四個面龐道：「奴家姓軒，夫君就是施利仁。聞得你府上有件至寶，欲要借來看看，所以特地到此。」

錢士命道：「有，有。」叫開了庫房，取出這個母錢來，雙手奉與軒格蠟娘娘看。那娘娘便微微的笑道：「我自見將軍，看得我眼兒都紅，想得我面皮部黃，今日蒙將軍不棄，喜出望外。」錢士命就同他解帶寬衣，睡在那狒鼠繡褥上。那時天色已晚，早點著了燈虛火，照見那軒格蠟娘娘。你道那娘娘怎生模樣，

但見他生得來：

頭髮是細絲，面孔是粉鋪。兩隻奶奶是起花煎餅，滑溜溜一個大光背，底下風窩細眉，倒是一個鵝眼。

蹺起了一雙臭裹腳，□片浩土都有兩個笑噱。

軒格蠟娘娘道：「在別人家屋裡，羞人答答，像什麼樣兒。」錢士命道：「吹熄了火，就是自己家裡了。」錢士命便同他措笑，演了一演肚臍。只聽見施利仁進來的聲音，錢士命道：「施利仁，你且在外邊坐坐，不要上肚便捉奸。」軒格蠟娘娘伸手一摸，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將軍真正看你弗出，原來人小龜大，你不要卵大一扶錐，卵小一扶錐。」錢士命道：「這個不消慮得。我豈是不知進退的人，我得一步，自然進一步。」

遂蹺起了半片卵子，那娘娘也便還腳蹺，兩人在狒鼠繡褥上厚棉被內，乾出許多醜態。那曉得軒格蠟娘娘正在夾忙頭裡，登時膀牽了筋，把身子一扭，其時正交半夜，錢士命的卵卻被他擰軟了。軒格蠟娘娘道：「將軍為何人硬，貨不硬。」錢士命道：「寶貝，你為何不識起倒，我如今是嘴硬，骨頭酥了。」

軒格蠟娘娘道：「你這號人空有了金銀錢，也是不去銀水的，承你與我金銀錢，弄得我有錢不爽利，你且與我抹乾淨了。」

錢士命道：「我只會乾正經事，那些咸糟白夾，我不管的。」

軒格蠟娘娘道：「你好，拔出卵袋就不認得人了麼？」正說話間，那曉得軒格蠟娘娘年紀雖輕，是一個撒屁後生，卻不提防撒了一個屁。錢士命道：「你出了尿了。」軒格蠟娘娘道：「沒有出尿，無過撒屁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撒屁要防尿出。」恰值施利仁闖進走近炕邊，把被掀起，只聞得一陣臭氣。錢士命道：「施利兄，你來掀被頭討屁臭麼？」施利仁笑了一笑，兩人同下炕來，錢士命就把炕上的一副被褥送與施利仁。他又坐在稱孤椅裡，抱了軒格蠟娘娘，對口取樂。誰知樂極悲生，正是：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。

早驚動了妻房習氏，在裡面翻天倒海吵鬧起來，弄得油瓶倒，醋瓶翻。看看鬧聲漸近自室，錢士命聽見，暗暗叫苦，隨向施利仁做了一個眼煞，施利仁會意，連忙拿了被褥，軒格蠟娘娘藏好金銀錢，一同回轉走熱路去了。錢士命自己也慌慌張張逃出孟門，在路上悶悶不樂走著，心中想起兩個金銀錢都在別人手內，欲要回家同軍師商議，家中妻房吵鬧，又不好回去。

一路思想，來至一個人煙湊集的去處，這地名叫做大庭廣眾之中。中間有一棵大大的梅樹，樹上開花，樹頂上躲著一個明晃晃的金銀錢。這金銀錢原來就是軒格蠟娘娘拿了回家，到手不多時，已經飛去，躲在這樹上了。錢士命看見，認得他是母錢，欲要去取，卻是抓弗著，搭弗夠，正在無可設法的時候，抬頭忽見一個墨用繩。你道那墨用繩在那裡做什麼，他手中拿了一面遮身牌，在那裡賣聰明。耳聾的遇著了他，被他鬼畫符，一會兒耳朵就聽得了；眼瞎的遇著了他，被他鬼畫符，一會兒眼睛就看見了。他的法術多端，即此不過略施屑。錢士命見他有這般本事，便上前問道：「墨用繩，你見那樹頂上這個金銀錢，你曉得是我的，你有甚法兒取了下來。」墨用繩道：「若要虛空撮這個金銀錢到手，天下的人個個不能。但這棵樹又是樹大根深，是個載不倒的樹。雖是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，等到那葉落的時候，未必就落在將軍手內。天下長臂膊的極多，倘或經過此處，未免被別人先取了去，也未可知。將軍幸遇了我，你且放心，待我行個法兒，管教隨手可取。」遂用手向身邊取出一把松香，松香上點著火。但見那香煙慢慢的擺成一個大大的空架子，如天大地大，他便立在架子上，拿這一面遮身牌，往上三指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把鄒大美傳授的這個沒法行起，只看見那棵梅樹平空的連根拔起，唸喇一聲倒在地下。一時跳出無數獼猴，盡行散去。那架子也坍了，身子站立不定，也就趁勢下來了。果然好名難出，惡名易出。三三兩兩，一人傳一，十人傳百，小人國內的人都說道：「墨用繩為了金銀錢在大庭廣眾之中，倒了一棵大梅。」風聲吹到施利仁耳朵裡。施利仁回家，見妻房不見了金銀錢，正在看書，忽聽了這個信兒，也到這個地方來看看，見了錢士命，問道：「將軍，他把梅已倒了，金銀錢在那裡？」錢士命道：「金銀錢我已取來藏了。我倒看他不出，他的這面遮身牌，我道寒不淌風夏不淌雨，要他何用。」

原來卻有這許多妙處。」便向墨用繩道：「我要問你，這遮身牌你從何處得來？」墨用繩道：「我的本事是叔父所授。這面牌是我妻子與我的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你妻子叫甚名字？」墨用繩道：「我妻子姓單，排行第八，叫做單八姐。自從嫁了小的，腳氣不好，

犯了腳病，一雙腳兒折了。如今弄得推推就倒，因此人人都叫他折腳婆娘。錢士命道：「改日叫你家折腳婆娘到我家裡來走走。」施利仁道：「只怕使不得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遂辭了墨用繩，同施利仁回轉獨家村。至孟門邊，施利仁道：「將軍，只怕你進去不得。」錢士命道：「為什麼進去不著？」施利仁道：「怕你令正怒氣未消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我今得了這個金銀錢，卻忘了家中的事。你如今說起，又提著我的心事了。這便怎麼處？」施利仁道：「你方才還說叫折腳婆娘到你家來走走，你自己且不好見他。」錢士命道：「為此，這便如之奈何？」睦炎、馮世雖出來迎接將軍，聽見如此說，也只得面面相覷。施利仁道：「事已如此，難道將軍不要進去了不成。且待小的先走到裡邊去，探聽探聽，再作區處。將軍，你慢慢的也來。」兩人遂懷著鬼胎走進孟門，漸至自室，只聽得那習氏在自室中沸翻搖天，罵不絕口。將軍聽得了音響，連忙溜出。施利仁未及轉身，早被習氏見著了，一把拖住罵道：「你這個沒臉面的忘八，你道我們將軍勢大，你就獻穢拉勢，自己送上門來，謀占人家的口口。你體面不體面，有勢沒有勢？」正是：憑君掬盡西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不知施利仁如何回答，且聽下文分解。